

顾恺之《洛神赋图》的艺术创造与特点

李茂昌

《洛神赋图》是东晋画家顾恺之的著名作品之一。顾恺之,字长康,小字虎头,江苏无锡人。是东晋时期杰出的画家、美术理论家。他的绘画理论著作主要有:《魏晋胜流画赞》、《画云台山记》、《画论》等。他的传世作品有《女史箴图》、《列女仁智图》、《洛神赋图》等。虽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,但仍可见其作品的灿烂与光彩,一直影响着我国祖国的画坛,现就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谈几点浅见。

一、从诗词到绘画。《洛神赋图》是古代诗人曹植用神话隐托他恋后的伤感诗篇。曹植,字子建。是三国曹操第二子,从小聪明过人,十岁能写文章,极为他父亲欢爱。植兄曹丕,向来忌他才学,心想谋害,曾令植作诗限七步完成,植应声说:“煮豆燃豆其,豆在釜中泣;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?”因情意真挚,得免其害。在曹丕称帝期间,曹植曾几次入朝相见,欲求试用,但终不能得。

曹植年轻时就爱慕甄逸的女儿,却未能如愿。曹操破袁绍后,甄氏被曹丕纳为夫人,继立为后,最终落得个惨死的悲剧命运。甄氏死后,曹植在洛都看到甄氏遗物“玉镂金带枕”,不觉落泪。曹植在回封地东阿时,路经洛水,夜梦甄氏作了《感甄赋》,后经晋明帝司马绍改为《洛神赋》。诗人用富于抒情的笔触,描写了由相见到钟情,由通辞到恋爱,最后含恨而别的过程。此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,充分反映了在封建制度束缚下,男女恋爱不能自由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悲痛和苦闷。

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,是运用绘画手法,巧妙而形象地再现了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复杂情感。作品描绘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其所处的环境,使文字作品成为直观可视的图画艺术,这是画家的创造。传为顾恺之画的《洛神赋图》,据今所知,共有五件:第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绘画馆,即《石渠宝笈》初篇所著录的,称为顾恺之真迹本。第二本即现存东北本,是《石渠续篇著余》称宋人所摹本,与院藏本内容相同。第三本即美国福履尔美术馆本,内容与形式与院藏本相同。但首尾残缺较多。第四本就是《石渠》著录中的另一本,称为《唐人洛神赋全图》,现藏故宫绘画馆;其风格技法亦自六朝本脱胎而来。第五本即为日人《支那名画宝鉴》中所印之本,人物部位等与《唐人洛神赋全图》为一稿,但其山水、树石全为唐人风格,并附有说明。

总之这些传世名作,不管是否顾恺之真迹,或是摹本,还系其他名画家所作,都是我们祖先一千多年前辛勤劳动的智慧结晶。我们都应当十分珍视和保护,并且作为我们今天学习古代传统绘画的借鉴。

二、《洛神赋图》的艺术创造。传为顾恺之真迹的《洛神赋图》卷,绢本,画面宽27.1厘米,长572.8厘米,从整个画卷表现内容来看,可分为四段。第一段从画卷开始到神女在水上飘忽往来。它突出地表现了曹植由京师归东阿的途中,跋涉山川后,人疲马乏,休息间,忽然精移神骇,看见山边出现一位丰神绝世、漂亮非凡的仙女,这正是他朝朝想望的恋人。画面,

具体描绘了太阳高升，朝霞满天，鸿雁翔空，莲花正放的时刻，曹植与侍从在洛水之滨，同神女遥遥相望。他是又惊又喜，将信将疑，同时在惊喜之中还保持着尊严。洛神则神色默默，似乎又要离去。曹植在赋中曾用“凌波”微步，罗袜生尘，这两句长期被人传颂的名句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。本段最难表现的是神女既要形态美丽，又要显示她那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，即她那“若往若还，含词未吐”的内心活动。诗人用抽象的文字所能表现的精华，画家用生花妙笔生动而简炼地刻画出来。第二段写曹植独坐，侍从站立、男主人公面对神女心神不定，同时还表现了“冯夷鸣鼓，女娲清歌”诸神游乐的神态。这是一种反衬手法，在诸神载歌载舞、悠然自得的情态中，突出了洛神的满怀心事与曹植惊疑不定的心理状态。第三段重点是表现洛神女“驾六龙，乘云车，文鱼警乘，玉鸾偕游鲸鲵夹毂，水禽翔卫，”浓云疾驰，护卫飞奔的情景。这使画面产生了强烈的动感。许多神怪也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。它们形成了画面上繁复热闹的高潮，仿佛把我们引进了一个神话的世界。当然这是诗人的梦想，也是画家的创造。这种飞龙驾车翠葆飘扬的景象，是当时流行的描写题材。第四段着重表现神女已去，曹植御轻舟而上逆，妄想神女再来。但在那个时代，自由是被压制和扼杀的，即是已成熟的爱情，也是人神相隔，可望而不可即。所以他白白地追了一夜，毫无踪影，只有“造情想像，愿望怀愁”，最后只得坐在洛水岸边，眼望着洛川淙淙东流。未了只好收拾车马恋恋不舍地回到东阿封地。

三、《洛神赋图》的创作特点和艺术价值。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是我国古代绘画中较早的艺术作品，是我国文化艺术的宝贵财富。此图构思精湛，表现充分，具有下列特点：（一）《洛神赋图》是以较长的卷轴手法来表现的，全画通过几个较集中的场面，把故事情节充分地表现出来。段与段在内容上既有独立性，又有统一性，所以它具有连环画的特点。同时画家又以远近、高低、不同的山石，树丛把场面与场面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。和南唐时顾闳中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用屏风间隔故事情节略有相似而又不同。画家在一幅长卷上，使画面内容与人物活动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，逐步推向高潮。在这点上，它的手法，又高出连环画。（二）《洛神赋图》通过画家顾恺之的“巧密精思”，“神仪在心”，将那丰神绝世、光润玉颜、漂亮非凡的洛神美女，恰如其分地刻划出来。特别是画卷的第一、第二段中，洛神女那种形态美丽，衣带飞舞，那种“若往若还”，“含辞未吐”，凡诗人能用文字表现的情景，画家都能“迁思妙得”，生动刻划出来，使之跃于绢素。这是十分精彩卓绝的。唐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云：“恺之之画”，如春蚕吐丝，初见甚平易，且形似时或有失，细视之六法兼备，有不可以言语文字形容者”。细观《洛神赋图》其用笔确如“春云浮空”，“流水行地”，“皆出自然”。若没有高超的技巧，奇逸的构思，是不可能达到的。（三）在《洛神赋图》中，画家恰当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与夸张等表现手法，画卷中对帝王与侍臣之间的形体大小在表现上具有明显的差别，有意的突出了主题人物。如画卷的开头就突出地描写了曹植的具体形像。在第三段中，神女那种乘云车，驾六龙，那种飞若往来，含词未吐，那种鲸鲵但夹毂，水禽护卫；那种浓云疾驰，旌旗飘扬，那种冯夷击鼓，女娲清歌的场面，表现得无不生动，精妙，充分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想象手法。（四）在长达近六米长的《洛神赋图》中，所画山石有勾无皴，运用了填色渲染的方法枝叶下垂双勾设色和孔雀扇形的红绿丛树，布满了远近山野。这些都具有明显的装饰画特征，突出地体现了六朝时代山水画纯朴古拙的风格。它不但烘托人物的内在思想感情，而且使整个画卷前后紧密地联贯起来。总之，顾恺之用笔不徐不疾，环而有节，《洛神赋图》所描绘的，的确达到了形神兼备、气韵生动的完美效果。